

xinqiu xinqiu xinqiu

xinqiu

「陶若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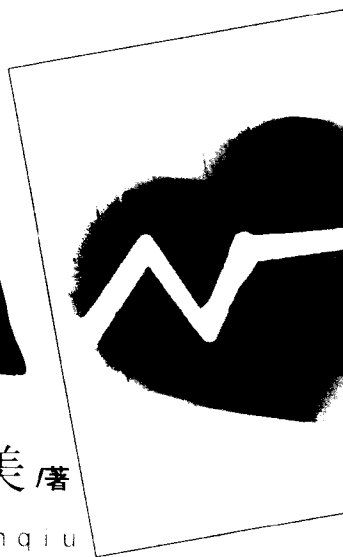
心囚

社会的变革、自我的尊严
和人性的魅力在作品中
完美的得以体现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心囚



陶若美 著

xinqiu

xinqiu xinqiu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囚/陶若美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376-7

I. 心... II. 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29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297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21.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非常贴近普通百姓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

作者以优美细腻的笔触,通过江南某沿海城市的一群百姓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命运遭际的剧变和性格发展的跌宕,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中国社会从“文革”到改革三四十年间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心灵世界的变迁。书中人物活灵活现,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丝丝入扣,赋予了丰富多彩的人性内涵。是一部品位高雅、可读性强的作品。

人 物 表

- 白素心 某杂志社文学编辑、作家。
- 白文翰 素心的父亲。某医院院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 梅倩如 素心的母亲。原为家庭妇女，后参加街道工作。
- 白世清 素心的哥哥。美国某大学教授，计算机专家。
- 贺建国 素心的丈夫。青州日报社广告公司总经理。
- 贺祥生 建国的父亲。曾任青州市革委会副主任。
- 刘凤英 建国的母亲。纺织厂女工。
- 贺若兰 素心和建国的女儿，小名兰兰。
- 陈永健 德健贸易公司总裁。素心中学的同学，小名阿健。
- 丁亚芬 永健的妻子。
- 陈家宝 永健与亚芬的儿子。
- 陈永琳 永健的妹妹。服装设计师，深圳女企业家。
- 郑 明 贺建国后来的妻子。报社广告公司成员。
- 大 田 市“人大”副秘书长。素心在“人大”工作时的同事。
- 林逸夫 逸林庄园主人，原某电子企业厂长。素心的挚友。

责任编辑：高艳华

封面设计：郭亚红

目 录

* * * * *

第一章	沉睡的羔羊 (1)
	(一 ~ 十二节)
第二章	寻找我的家 (66)
	(十三 ~ 三十三节)
第三章	野马脱缰了 (195)
	(三十四 ~ 五十四节)
第四章	爱途路漫漫 (319)
	(五十五 ~ 七十二节)

第一章 沉睡的羔羊

当社会使爱成为了一种制度，人与人之间关系整齐划一，人们羔羊般蜷缩在公用大厅里高枕无忧，家园沃土因疏于耕耘而板结龟裂……



初秋的薄暮中，一辆军用卡车从青州郊外飞快驶向市区。

二十来个少年男女插蜡烛般或蹲或站在驾驶室后面毫无遮拦的车身中。全是一身草绿色制服，腰里系条棕色宽皮带。他们一路叽叽喳喳不断，不时抛出一串串花瓣似的笑声和歌声，给少数过路人灰蒙蒙的心灵间不由分说地加进一抹缤纷的亮色。车子驶近公园路时，一位颇显老成的男孩子凑上前拍拍驾驶室后面的小玻璃窗，打着手势让司机停一下车。

“你真的不要我陪你回去解释一下吗？”他偏过脸，问身旁那个细眉大眼的女孩子。

“哦，不用了！谢谢你，阿健。”她十分感激地回望他一眼，侧身从已经停稳的卡车边缘跨出去，双脚试探着踩住车轮，右脚

稍一用力，身体便轻快地往后弹开跳了下去。

好几双手凑过来想帮她忙，好几张嘴唇异口同声道：

“白素心，别忘了明天上午九点，老地方再见！”

素心笑着朝他们挥了挥手。她目送卡车继续朝着愈加嘈杂纷乱的人群车流深处驶去，直到它完全在路灯光影的迷惘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才收住有点儿滞重了的视线，转身朝家的方向走去。

仿佛突然从天国坠落人间，素心一下子还来不及适应周围汹涌逼近的喧嚣。有二十多天没有回家了吧？以前她从没离开过这么久。虽然事先是征得母亲同意的，随学校文艺宣传队到部队、农村演出，只是没想到会去那么长时间。邀请的地方一个接一个，要不是队长阿健坚持先回家休整几天，他们还不知会马不停蹄到啥时候呢。素心从心底里喜欢那种集体流浪式的生活：在并无严格纪律和规定硬性管束的情况下，全凭感觉和兴趣，做着自认为神圣而有意义的事情。素心自小能歌善舞，在她文静柔弱的外表下天生流淌着一股激越澎湃的热情。每当看到被汽油灯照若白昼的场地上，观看演出者涨潮般层层叠叠从四周拥来，阵阵骚动随着他们小小身影在舞台上出现而鸦雀无声，她内心顿时灌满说不出的自豪和感动。年轻的灵魂在青山绿水滋养下，润泽出无比纯净丰满的爱，欢乐浸透了他们以往被人过多看管而少有色彩的世界。

已经看得见自家那两扇特别厚重的黑漆大门，一对花瓣状铜质大门环在暮色中发出熠熠微光，她的心蓦地怦怦紧跳了几下。去得这么久，母亲真的不会责怪我吗？父亲他回来过没有？这么多天居然被她全然丢弃脑后的各种事情，瞬息间却都伸长了腥红舌头张牙舞爪向她扑来。就在宣传队出发的前两天，患

胃出血还没康复的父亲去单位开会后一直不见归来。母亲急得丢了魂儿似的，整日整夜坐着发呆，可就是不敢跑出去打听，还不准她和哥哥世清去。眼看着一个个日子被碾碎着过去，素心的心比磨盘还重千百倍。她记挂着宣传队就要出发的事情，却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向母亲开口。她每天傻站在门缝后面，看街上一排排人影子在那有点儿变形的狭窄舞台上通过。受过缝隙挤压的风儿比锥子还要锋利，在素心平展展未经开垦的心田里，横七竖八划出一道又一道血痕。多么希望看到父亲像平日那样笑盈盈出现在大门口，嘴里大呼小叫嚷道：

“女儿，快给我打盆洗脸水来，爸爸累坏啦！”

这时，其实根本不用她动手，母亲早悄悄把一切准备好了，只是将脸盆塞过来让她给父亲端去，自己则默默站在一边微笑着看他们。

直到该出发的那天早上，母亲终于发现素心魂不守舍欲言又止的样子，忍不住对她刨根问底。正巧那时，阿健看素心没到不放心，匆匆跑来看看。阿健把他们宣传队受到邀请要外出巡回演出的情况一说，母亲沉吟片刻，立即动手帮素心整理行装。临走时她反复叮嘱素心：

“与同学们一起，开心点儿。”

素心想到这里眼圈一红，双脚禁不住咚咚咚紧跑起来。她不顾一切扑到大门上，拼命拍打门环。

“来了，来了，”大门訇然洞开。白世清一脸惊异叫道，“咦，奇了，真是奇了！”

“哈哈，怎么样？我说咱们‘白雪公主’今天肯定回来的吧。你输了，该不该罚？”

素心还没看到人，就知道那是贺建国，哥哥的老同学。她被

他俩一左一右相拥着走进客厅，母亲梅倩如早从沙发上喜出望外站起来。素心连声叫道：

“妈妈，妈妈，妈妈！”她身子箭一般地冲过去，跌进母亲怀里。

“好，好，回来了，回来了！”倩如满脸满手的慈爱，她拍着素心的背，又捧过她脸仔仔细细地瞧。

女儿黑了些，也瘦了些，仍是那副纯真无邪又神采奕奕的样子。看得出，这些天她过得很快活。素心也在看母亲。妈妈憔悴多了，一向神清气爽的眉宇间多了几条深深的竖纹，秀丽而内涵丰富的大眼睛四周黑黝黝的，脸上皮肤明显松弛了几分。素心的笑于是有些凝滞，晶亮的眸子表面不觉腾起层湿漉漉的阴影。她想问问父亲的情况，但不敢，忍住了。

母亲忽然推开她，催着快去洗个澡，换身漂亮点的衣服，然后出来吃晚饭。素心听了诧异，再看哥哥他们，一个个神秘兮兮的，不知正忙着些什么。她倒真想快去洗个澡。这么多日子睡柴窝滚地铺的，身上衣服汗湿了焐干，焐干了再汗湿，早泛出一层叠一层的盐花花了。

等素心清清爽爽洗完澡，穿上母亲亲手为她缝制的灯芯绒长袖连衫裙回到客厅，桌上饭菜已摆放得如花似锦诱人滴口水。她可真饿了，一屁股坐下去就想狼吞虎咽，却被世清一把挡住。

“咦，你怎么饿鬼似的，莫非几辈子没吃到饭啦？”

素心嗔怒道：

“我就是饿了嘛，你为啥还不让我吃？”

“别急，别急，伯母她有好节目没开始呢。”建国搂了搂素心的肩膀笑呵呵地安慰她。

突然，他俩一齐用英文唱起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

素心一愣,转过头去,看见母亲手里托着一盆她最拿手的自制蛋糕,正无限深情地凝视着自己。世清和建国也像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大堆小红蜡烛,正好十五支,一一摆放到盛放蛋糕的盆子周围。哦,今天是九月十二日?素心这才恍然醒悟过来:自己十五岁的生日呀!如此重要的日子亏她竟然忘了。难怪本来因为父亲不在而十分冷清的家里,今晚出人意料弥漫出热烈和欢欣,原来那是妈妈和哥哥特地从忘忧谷为她采摘的美丽鲜花呀!她甜丝丝的心里溢满了感激。

建国是个笑话篓子,口才好,人乖巧,每次来总有办法逗得人人哈哈笑。有他在场,晚饭自然吃得轻松热闹。饭后又聊了会儿天,九点刚过,他便告辞回家,客厅里顿觉萧索了不少。倩如觉得一阵心慌意乱,头痛得像要裂开了似的,实在有点支撑不住。素心慌忙扶母亲到房里床上躺下,自己拉张小凳子紧靠床沿坐着,把头挨到母亲枕头上,两个人脸贴着脸。

过了好一会儿,素心到底忍不住。她怯生生问道:

“爸爸……他这些天回来过没有?”

母亲伸过手来,抚摸素心脸庞。她长长叹了口气,幽幽地说:

“你走的那天晚上,有人敲门塞进张纸条,说你父亲进了学习班。条上没留姓名,开门时已经找不到送条子的人……”

“可爸爸病还没好呀,他们就不能等些日子吗?”素心一骨碌撑起身,与母亲脸对着脸。

“唉……后来我硬着头皮去了趟医院,总要给他送些换洗衣服啊。工宣队把衣服留下了,但不让我见你爸,他们说他们身体好得很……”母亲的脸上叠满忧伤。

从世清家出来，建国拐进条弄堂，再绕过半个菜市场，就看见自家那两间小矮屋怪兽般蜷缩着，蹲在毫无章法的大片屋宇间，忽闪着一只昏黄的眼睛。与两进三开间围着个大院子的世清家相比，这儿自然算是贫民窟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听父亲说，他爷爷当年一路讨饭来到这座城市，与一拾荒女苟合生下父亲之后，他们便在这片鳞次栉比的简易屋旁搭了间棚屋住下。不久，那拾荒女不耐贫寒，丢下儿子又跟其他人跑了。当父亲终于长成个大小伙子时，周围许多棚屋陆续翻成了瓦房。爷爷虽穷，却有一股坚韧劲，总能独辟蹊径去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些年，他每天夜晚都带着儿子四处捡拾破砖碎瓦。帮别人盖房子的匠人们大手大脚惯了的，砖瓦碎了随手往边上一扔，石灰、水泥也撒得满地是。甚至还有整块、整堆的材料放在路旁，直到房屋结了顶也没人问津，渐渐湮没在乱七八糟的生活垃圾中，最后成为新居民们掩鼻侧目的老大难问题。也许不拘小节天生是男子汉王冠上一颗值得夸耀的钻石，而一旦连戴不戴王冠都不在乎了，他们倒真正拥有了男子汉所向披靡的钻石般气派。爷爷和父亲硬是把别人粗漏指缝间流出的“尘土”和“垃圾”，一点一滴当宝贝似的捧回去。一年半载之后，一间崭新瓦房经爷儿俩之手，在原来的棚屋旁一截一截盖起来。接着，他们又着手将旧棚屋也翻建成砖墙瓦顶，再用石灰水粉刷一遍，成为建国父母成亲时的新房。

建国懂事时，爷爷已经很老了。他虽生于贫寒人家，却也是在父母和爷爷手里捧着疼着长大的。当时，父亲贺祥生已在国营的柴油机厂当钳工。与爷爷相比，父亲要窝囊得多，也懈怠得

多。大概因为没有了生存危机逼迫，又无太多可操心的事情，他的身体和脑筋始终都像被放松了的弹簧一般，再也紧张不起来。母亲刘凤英识字不多，是家布厂挡车工，夫妇俩上班都要三班倒。小时候，建国每天跟爷爷去小茶馆喝茶，听茶客们天南海北神聊，虽不全能听得懂，却也津津有味着了迷。长大后进学堂，他学习成绩平平，但比别的孩子有口才。任何鸡毛蒜皮一旦到了他嘴里，都能活灵活现出趣味来。

世清与他从小学、初中，一直同学到高中。一起读书时，两人关系一般。世清沉默寡言，不善言辞，放了学立刻背着书包往家走，很少与人玩耍。但他成绩出类拔萃，看书之多更让人望尘莫及，凡别人搞不清的事情，问他总能有答案，所以很得男女同学们崇拜。高一快要期末考试时，学校忽然不再上课了。其他同学整日忙着大批判，大串联，惟独他俩似乎都不热心。那时候，建国爷爷去世后不久，家里没人照看，而他自己又懒，常常买两三个大饼充作早餐兼午饭。世清见他独个儿过得马虎，就常邀他到自己家里一起吃饭。母亲倩如看这男孩儿特别伶俐风趣，嘴巴又甜，不但平时来家完全当做自己孩子似疼爱，而且逢年过节见他没来，往往还让世清特地跑去邀请。去得多了，建国便慢慢习惯了在世清家说话举止都得文绉绉地拘束。虽然心烦时，他宁愿嚷着粗话大口往地上吐唾沫。但大多数情况下，他还是留恋世清家那种既随和温馨，又高雅宁静的气氛。他打心眼里羡慕世清能有那样知书达理的父母亲，以及那个童话般娇柔可人的小妹妹。

建国推门进去，听到母亲在里屋粗声粗气吼叫：

“啥人啊？”

“妈，是我。”建国见桌上还用竹筴扣着饭菜，便探进去

问道，“怎么，老爸他还没回来吃饭？”

“这杀千刀的，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进那棺材工宣队，还不是图他多点儿轻闲。现在倒好了，比在厂里上班还忙了呢！”风英从被窝里伸出头来看手表，才九点二十分，离上夜班出发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可以再躺一会儿。

“喂，你那姓白的同学爸爸回家了没有？”她知道建国刚刚从世清家回来，对于那种有头有脸人家的事情，风英知道得不多，所以就格外好奇些。

“进了学习班嘛，哪有这么容易出来的？”建国正从水缸里舀水洗脚，弄得乒乓乱响。其实他并不很清楚学习班的真实含意，不知不觉学着父亲的腔调罢了。说真的，祥生进工宣队变化可不少。最起码说话的口气大了，瞅人的目光硬了，还学会讲究起原则来了。他在家里轻易不提外面公干的事情，这些都使他在儿子心目中慢慢产生出类似对于爷爷的敬佩。

“唉，那白院长倒是个好人呢，求老天保佑他。”风英自言自语道。

建国爷爷病重期间，风英曾让建国去向世清父亲请教过，白院长二话没说跟着孩子到了贺家。他用随身带的听诊器、血压计，又是把脉又是敲呀听的，非常仔细地查了个遍。听说建国爷爷看病得自费，他便配好了药送过来，还天天亲自上门帮老人打针量体温，自始至终没肯收下贺家一分钱，很让祥生和风英过意不去了一阵子。

母子俩正聊着，忽听大门哐地一声，有个人慌慌张张跌进来。建国吓一跳，连忙抬头，竟然是父亲。风英也披头散发跑出来，顾不上掩严从绷开的衬衫纽扣间剧烈颤动的丰硕乳房。她急着问：

“你这杀千刀，怎么啦，遭抢劫啦？”

祥生脸色苍白，瘫坐在长条凳上喘粗气，眼睛愣怔着，半晌说不出个囫囵词儿。建国给父亲倒了半杯凉开水递上，祥生接过去一饮而尽，嘴里兀自嗫嚅道：

“妈的，明明听到扑通一声，怎么就会不见人影了呢……不，没有鬼的……不会有报应……”

建国心里咯噔一下。

※ 三 ※

第二天清晨，素心很早就被咣当咣当的敲门声惊醒。听世清趿着拖鞋慌慌张张跑去开了门，然后是大片人声鼎沸的嘈杂声。她眼皮跳得厉害，心里惶惶的。他们不会又来把母亲带走吧？她被自己的念头吓坏了，一骨碌爬起身，撩开窗帘站在玻璃后面往外看。隔着天井，她见世清用力扶住脸色惨白的母亲，噤声屏息缩在客厅的角落里。在素心看来，他俩宛如刚刚被人拎着耳朵重击过头部的兔子，顿时矮了半截的单薄身子在空荡荡的衣裳里瑟瑟颤动着。许多陌生人进进出出的，脸上都像糊住了封条，凝固成硬邦邦的铁块块。客厅的东西两面墙上被没头没脑贴满白色的条幅。一个大汉挥舞手臂对母亲嚷着些什么，随后他又转身劈手横扫了一下，屋里的男男女女们便开始退潮般往外撤，大门外空隙处叠满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素心草草套上外衣裤冲过去，世清示意她快去把大门关上。

听得门栓咯嗒一声落下，倩如全身被人抽空了似的瘫软了下去。世清急忙将她半抱半拖扶到最近一张沙发里坐下。

“妈，妈，你怎么啦？”

世清轻声呼唤着，眼泪噗噜噗噜滚了他一面孔。他拼命摇